

曾文正公全集

四冊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奏

稿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奏稿目錄

四册

奏稿卷二十二目錄

- 補陳甯國涇縣保案摺（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 報收輪船經費撥解銀兩摺（同日）
- 通籌滇黔大局摺（三月十五日）
- 覆陳劉銘傳等軍赴防摺（四月十六日）
- 劉松山等緩赴甘肅片
- 疊奉諭旨覆陳摺（五月初一日）
- 陳明霆營餉細情形片
- 遵旨赴山東剿賊陳明萬難迅速情形摺（五月初九日）
- 請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片
- 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成命摺（五月十三日）
- 調李鶴章辦理營務片
- 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摺（五月二十四日）
- 請飭鮑超營所買戰馬改解山東片
- 皖軍被困派兵援剿摺（閏五月十一日）
- 再請收回節制三省成命片
- 賊衆全羣皖境先赴臨淮摺（閏五月二十一日）

曾文正公全集 第四册目錄

- 請派陳國瑞赴河南片
- 派員迎提軍馬摺（同日）
- 調馬隊官兵赴皖北助剿摺（閏五月二十八日）
- 欽奉諭旨覆陳摺（七月初八日）

奏稿卷二十三目錄

- 遵旨覆陳並請勅中外臣工會議剿捻事宜摺（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補參陳國瑞摺（同日）
- 金寶圩圍練殉難請卹摺（八月初八日）
- 移駐徐州整理馬隊并陳近日軍情摺（八月十七日）
- 銘軍疊勝備賊東竄現籌布置摺（九月初一日）
- 奉旨覆陳近日軍情摺（九月十九日）
- 近日軍情片
- 官軍疊勝該逆仍竄山東摺（十月十一日）
- 籌商直隸河防片
- 甯陵扶溝等處勝仗摺（十月三十日）
- 擬調鮑超會剿西路片

疊奉諭旨覆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賊萃湖北派大軍援鄂摺（十一月二十八日）

查覆吳昌壽張曜參案摺（同日）

奏稿卷二十四目錄

酌撥馬隊馳赴奉天剿賊摺（同治五年正月十四日）

近日軍情并將湖團分別撤留片

請令劉秉璋襄辦軍務片

查辦湖團酌籌善後事宜摺（二月初八日）

會國荃補湖北巡撫謝恩摺（同日）

報啓行赴周家口日期片

銘軍援鄂克黃陂縣城摺（二月十五日）

鮑超軍北來剿捻籌定餉項摺（三月初五日）

近日軍情暫駐濟甯就近調度摺（同日）

彙報山東近日軍情相機調度摺（三月二十一日）

銘樹兩軍在皖豫剿賊獲勝摺（同日）

捻匪自山東回竄追剿獲勝摺（四月初七日）

擬於運河增隄置柵片

曹徐淮泗剿捻勝仗摺（四月二十五日）

查勘黃運情形片

彙陳各軍近日追剿情形摺（五月二十二日）

請分段扼防片

彙報軍情檄調各軍防剿摺（六月十四日）

防守沙河賈魯河片

任賴股匪回竄東路調兵分剿摺（七月初四日）

捻股西竄仍辦河防摺（七月二十八日）

湘軍剿捻勝仗大略情形片

湘軍迎剿張逆四獲勝仗摺（八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捻股東竄河防無成現派軍追剿摺（八月二十三日）

請飭李鴻章暫駐徐州調度軍務片

奏稿卷二十五目錄

湘軍在新野南陽勝仗摺（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淮軍往來剿賊勝仗摺（同日）

水師報捐請廣學額摺（同日）

彭玉麟報捐歷任養廉片

彙報近日軍情摺（十月十三日）

淮軍勝仗詳細情形摺（同日）

黃翼升回駐江甯片

調鮑超劉松山兩軍分路援剿摺（十一月初二日）

近日軍情片

銘軍攻克黃陂等處五案併保摺（十二月初三日）
近日軍情片

回駐徐州接篆任事摺（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近日軍情並陳鮑超暫緩入秦片

彭玉麟懇辭獎敘片

恭報自徐州起程日期摺（二月十四日）

張樹珊在周家口建祠片

張錫嶸在陝西陣亡請加恩片

覆陳祝遺被參一案片

報回省日期並近日軍情摺（三月二十日）

鮑超傷疾甚劇酌調大員統軍摺（四月初七日）

奏撥二成洋稅銀片

奏稿卷二十六目錄

謝授大學士恩摺（六月初十日）

鮑超懇請回籍養病摺（同日）

江甯昭忠祠合祀禁軍水陸營官片

選軍分別撤留婁雲慶另募新軍摺（七月二十九日）

預籌明年協甘餉銀摺（同日）

江甯建立軍營官紳昭忠祠摺（同日）

謝加恩賞世職摺（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

擬補長江水師各缺續陳未盡事宜摺（三月初五日）
陸營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

六年江北冬漕併歸海運詳議章程摺（同日）

張詩日病故請卹摺（同日）

擬赴上海查閱鐵廠片（四月初七日）

調閩省輪船赴津巡洋片

謝援武英殿大學士恩摺（五月初八日）

水師赴防運河湖營添募新勇片

張運桂祀張運蘭祠片（六月十八日）

胡開泰正法片

奏稿卷二十七目錄

謝交部優敘恩摺（同治七年八月初六日）

謝調補直隸總督恩摺（同日）

陳明服中帶兵未能終制片

新造輪船摺（九月初二日）

交卸暫緩起程摺（十月初五日）

酌議江蘇水師事宜摺（同日）

酌擬武職借補章程摺（同日）

恭報起程日期片

謝賞朝馬恩摺（十二月十五日）

奏稿卷二十八目錄

- 到任接印摺（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舉辦永定河工片
果渠村估工摺（同日）
勘永定河工起程日期片（四月初一日）
驗收回省日期片（四月十四日）
覆陳劉松山湘軍情形摺（五月初四日）
覆議直隸練軍事宜摺（五月二十一日）
報永定河合龍穩固摺（同日）
河工撥用長蘆復價片
永定河漫口請參處各員摺（六月十一日）
報永定河合龍摺（同日）
陳漳沱河水患大概摺（十二月二十四日）

曾文正公全集稿奏卷二十一

補陳甯國涇縣保案摺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奏爲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堅守甯國涇縣各城出力員弁懇恩獎敘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總兵易開俊劉松山接統張運蘭舊部老湘營六千餘人分駐甯國府涇縣兩城自同治元年閏八月起至二年正月止大疫之後苦戰苦守經臣屢次具奏在案其時李秀城李世賢等僞王團曾國荃於雨花臺黃文金楊輔清等僞王外則圍鮑超於清弋江高祖山等處內則圍易開俊劉松山於甯涇兩城臣既將危險情形縷晰具奏并稱臣力不足任此艱鉅疊請大臣來南會辦厥後三處次第解圍奏請優加獎敘蒙恩允准會國荃一軍臣於二年四月間開單請獎鮑超一軍於二年五月間開單請獎惟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尙未奏獎三年冬因皖南肅清一案行令各軍開單稟保以爲凱撤之地茲據易開俊自壽州來謁面稱該兩軍於元年秋冬苦守甯國之役業經奉旨准保尙未出奏臣始悟前案漏未陳奏之失因飭取元年秋冬守城出力各員擬保升階諱繕清單仰懇天恩俯准所請以昭激勸其把總外

委兩項照舊咨部核辦臣於應奏之案久未陳奏實屬異常疏忽相應請旨將臣交部議處所有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出力員弁在案請獎緣理由由駢專摺補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該兩軍於二年三年屢有戰勝克城奏明准保之案容俟彙入皖南肅清案內續行具奏合併聲明謹奏

報收輪船經費撥解銀兩摺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奏爲奉撥輪船經費全數解清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自上年三月間以金陵功在垂成餉需短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奉諭旨「該衙門總稅務司赫德所呈上年奉撥輪船回國經費等項銀五十萬有奇如果均保實存即全數撥歸會國藩軍營充餉又據聲稱此項內有二十萬兩零本屬現存有著之款著李鴻章查明先行儘數撥解會國藩軍營該大臣亦可暫時以資散放」等因欽此遵經宣示軍中莫不仰賴皇仁同聲欽感旋即咨會江蘇撫臣李鴻章飭據代理江海關道應寶時轉據總稅務司赫德於四月初二十一日等日解交銀二十萬八千三百三十四兩九分

又於海關原撥之五萬兩內，先行籌解銀三萬兩。迨丁日昌接署
關道後，諗知此項銀兩係急不可緩之需，節次催令該總稅務司
等陸續措繳。乃赫德來函所欠洋銀十九萬餘元，已由香港寄回
英國李泰國收用。有「能否匯還尙未可知」等語。續經函商勸
德馳書英國設法諄催。始於九十兩月將前項洋銀寄還。彙解計
自四月起截至十二月初止，粵閩各關解款及補解應實時任內
海關撥存之二萬兩，凡解到銀四十六萬八千三百一兩三錢八
分四釐，均分批赴營投納。仍將各關欠繳若干，李泰國欠繳若干，
逐一清查。又據赫德匯交銀四萬三千二百一十七兩二錢四分八
釐，統計先後解過規平銀五十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兩六錢三分
一釐，合庫平銀四十六萬六千七百一十四兩八分，核與五十萬有
奇之數相符。據該關丁日昌開摺稟報前來。臣查上年四五月間
臣營餉項奇絀，束手無策。厥後金陵告克，大功屢成，即鮑超赴援
江西，師行無滯，全賴此項經費，保全危局，鼓舞軍心。該關道及總
稅務司等於數月之間，催繳齊全，絕無絲毫帶欠，固屬竭力經營。
仰副朝廷軫恤戎行之意。而業經寄回英國之銀，竟能於數萬里
外如數匯還，足見天威遠播，震懾重洋，亦普天臣民可為慶慰之
機。除彙入軍需項下報部外，所有輪船經費全數解清緣由，理合
專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通籌滇黔大局摺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為遵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滇黔慘遭蹂
躪，十有餘年。雖非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危而不一拯救。惟以
東南未盡盪平，西北尤關緊要，是以徵兵籌餉，不得不先清腹地，
再顧邊陲。茲幸江浙肅清，東南底定，張亮基身任黔撫，自不得不
為滇黔籌畫。會國藩等前奏遣撤楚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
亮基調遣，及各省釐金能否酌量先為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
著會國藩、李鴻章妥為區畫。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上諭：
「此時滇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督撫大員帶兵入滇相機
剿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剿，東保全完善，以期節節
前進。第餉項支絀，連後跋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會國藩等素領
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解西征餉銀
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辦理。」等因。欽
此。仰見皇上廑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為最
遠，黔省於天下為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莫及之勢。然
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
所必救。况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
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
南者，必以上游為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根本。理有固然，古
今不易。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為根本，即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

謀黔當以湘爲根本，即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劉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剿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爲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憚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剿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剿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憚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爲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能酌添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敵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即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况川北之保甯、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

隸雲南。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衝，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奏，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剿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內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剿，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饋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實之湘撫，以滇事實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旨通籌滇黔軍務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奏劉銘傳等軍赴防摺

（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奉本年四月初二日寄諭：「江南派往淮揚之張樹珊、吳毓芬兩軍，并歐陽利見所帶礮船，及疊諭派防江北之兵，著會國藩、李鴻章飭令速赴江北，并嚴飭黃翼升礮船星夜前赴裏下河一帶，不准片刻遲

延一等因又奉初四日密諭：「歐陽利見於三月二十二日起程到淮，必速。張樹聲、張樹珊等軍，何以尚未起程？著會國藩、李鴻章飛催赴援，以厚兵力。劉銘傳一軍，已據會國藩奏稱調赴邳宿，著即嚴催前進。如再敢觀望不前，致賊蹤日肆滋蔓，即將該提督從重參處。昨據彭玉麟奏力辭署理漕督，已有旨俯如所請。該員現仍以兵部侍郎總統水師，著即迅撥輕利礮船數十號，前赴清淮一帶邊防。如能親自統帶前來，會同吳棠辦理剿匪事宜，更資得力。」等因。欽此。查裏下河以清淮爲屏蔽，又以揚州爲後路。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巡歷江面，先至鎮江對岸查勘淮鹽移棧之地。旋至揚州察看各營布置之法。揚防向有萬餘人，此次吳毓芬部下僅有二千人，尙嫌力薄，自不可棄此要郡，更移他處。因催張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護軍一營，於四月初一日由鎮江拔隊起程。臣亦於初三日由揚州回省，檄令黃翼升帶張光泰等營，於初五日駛赴清江，仍由江甯藩庫解銀一萬，海州分司解銀二萬，接濟吳棠餉需，稍固軍心。旋准吳棠先後來函，歐陽利見於初一日到清江浦防所，張樹珊、張光泰均於初六日到防。張樹聲自蘇州啓行，於初八日到防。黃翼升於初十日到防。援軍四集，裏下河一帶當可無虞。劉銘傳周盛波統兵萬餘，自六安拔營程途較遠，軍火笨重。據報初六七八等日分起就道，至十二日全隊成行，計日內亦將到邳宿等處矣。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於未奉諭旨飭撥礮船之先，已派定海鎮總兵喻俊明管帶水師前往清江，協同防剿。倘賊勢

趨重下游，擬親統所部兼程赴援，正與聖謨不謀而合。目下捻氛所至，又在郟城西北，似東路漸鬆，而西路喫緊。臣當會商吳棠、李鴻章，飭令黃翼升、張樹聲等力固東防。劉銘傳、周盛波等嚴扼西境，各專責成，冀與北路僧格林沁大軍，其收夾擊之效。所有欽奉疊次諭旨，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劉松山等緩赴甘肅片

（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

再：皖南鎮總兵唐義訓前因陝甘督臣楊岳斌奏調赴甘，於上年十二月帶病請假，回籍葬親。臣即飭其謁見楊岳斌而商募勇赴甘事宜。其皖南鎮篆務由臣甄委記名總兵劉松山署理。正擬具摺陳奏間，旋經楊岳斌奏奉諭旨：「唐義訓既稱舊疾復發，著毋庸調赴甘省，惟皖南重鎮豈可懸缺待人，即著會國藩查明唐義訓病勢難痊，即行奏令開缺，請旨另行簡放。」等因。欽此。查唐義訓久在兵間，積受風溼，向有頭暈之疾，時發時止。按據楊岳斌來咨，亦稱唐義訓回籍後，舊病增劇，難冀速痊，已奏明病軀不能遽征，無庸隨赴甘肅。該鎮離營業逾四月，尙未來皖銷假，自未可仍飭回任。應請旨飭下兵部將唐義訓皖南鎮總兵開缺，另行辦理。近三年來臣以徽州防務責成唐義訓，以甯國防務責成易開俊，劉松山二人。去年二月又令金國琛駐紮徽境，與唐義訓協同防剿。本年正月，易開俊移駐皖北，履壽春鎮。本任唐義訓又開缺回籍。

目下甯防僅劉松山一人，徽防僅金國琛一人。而金國琛、蒙恩簡授秦階道、劉松山、蒙恩簡授肅州鎮總兵，均奉諭旨飭催赴甘。臣查福建李汪兩股悍黨尚多，據探該逆屢欲回竄江西、皖南、徽甯兩防不可懈弛。所有金國琛一員，應請暫緩赴甘，俟閩浙江皖軍事大定，徽州撤防，再行奏明，飭赴新任。至劉松山一員，久駐甯國，深得民心，近署皖南鎮篆務，整頓營伍，綽有條理。臣欲另派委員接辦甯防，一時實難其選，合無仰懇天恩，即以劉松山調補皖南鎮總兵，實於地方防務，兩有裨益。如蒙俞允，所遣甘肅肅州鎮總兵一缺，并請旨另賜簡放，以重職守。唐義訓病雖未愈，臣當催令力疾來皖，俟欠餉有著，即將該軍遣撤，以節糜費。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疊奉諭旨覆陳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奏為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近月以來，豫捻搶東，竄南偏清淮，北踰兗沂，欲近黃河南岸。而鮑超所部蹇軍之赴甘，各行次湖北金口，又以索餉費變，上廬宸慮，惶悚曷任。謹將現在籌辦情形，為皇上敬陳其略：——伏讀四月十八日寄諭：「官文奏蹇軍赴川，路經鄂省金口地方，乘間潰散一摺。現在官軍既星夜跟追，該勇丁等自必聞風急竄，趨向靡定。江西、安徽、湖南等省，路路可通。著曾國藩、孫長絨、喬松年、李瀚章、石贊清，各派兵勇於

湖北交界地方，飛速探蹤攔截。」又奉旨：「傳知鮑超趕緊起程，取道湖北一帶，順便將已散勇丁招集若干，申明紀律，統帶赴閩剿賊。」等因。查此起勇丁中途潰亂，固憚萬里遠征之苦，實由積年欠餉之多。前准官文、孫長絨先後函牘，暨接各路告變之書，臣即飛咨鮑超，令其迅赴鄂中，妥為調停，免貽巨患。迨奉此次諭旨，又經恭錄咨催，刻日東下，長途數千里，倘非一蹴可至。而該潰勇聞已在咸甯戕官掠人，旋走崇陽，通城、擾及江西之義甯、新昌境內。正在焦灼籌慮間，忽接鮑超部將婁雲慶來之備述，援閩蹇軍待餉不至，日難半飽，賣馬易食，行將不能忍飢。臣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乃飛函商之孫長絨，速發大批餉米，藉固閩中軍士之心，免為金口潰卒所誘。不謂臣書未到，該軍先於四月初九夜在上杭城外糧絕而譁，幾釀巨禍。逼脅婁雲慶率之回江就食。幸江西省聞信後，隨發銀六萬兩，迎解軍前，上杭飢噪一軍，或可不致決裂。而金口叛亂一股，斷難再事羈縻。臣現調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由宿松渡過九江，徑赴瑞州、臨江兩府，嚴防陸路，以保贛河之西。并咨彭玉麟酌派水師數營，布置湖口、南康、饒州、吳城四處，分防水路。一面出示撫慰在閩蹇營，無令與金口潰卒勾結。一面飛致鮑超，星速來江，招安已叛之卒，總以解散為妙。此辦理蹇營叛勇之大概也。——至水師由浦入東，一節屢奉諭旨飭催，并奉四月二十三日寄諭：「據劉長佑奏，賊由東平濟甯折竄西南，大名開長防務均形喫重，更須亟集援軍，以防賊匪奔突。著曾國藩

檄令劉銘傳懷遠前旨，酌帶所部數千名北行，無稍延緩。所餘兵勇著該督遴員統帶，以期得力。賊既由東平、濟甯、折竄西南，有渡黃上竄直隸之勢。江南水陸援軍，俱落賊後。黃翼升、歐陽利見水師及彭玉麟等師船，曾否溯流上駛，如吳棠前奏駐紮濟甯一帶扼之黃運兩河之交，著吳棠、彭玉麟斟酌情形，相機迅速調派。等因。查水師礮船，宜用於長江、大川之中，不宜用於岸高河窄之地。岸高則大礮難於仰攻，河窄則戰船難於轉旋。而陸賊轉得據高俯擊，兩岸之槍子火彈一落我船中，自處必敗之道。現據黃翼升呈稱：「前赴運河察看一次，計清江至濟甯七百餘里，河道久淤，處處攔淺，自台莊迤北隄岸愈高，河面愈狹，僅容一舟。有閘二十餘處，閘口陡險，必須多人絞車而上，水師斷難施展。」等語。臣查吳棠前奏所謂扼賊於黃運之交者，指黃河以南運河以東言之也。倘使黃南運東果有數路陸兵，或可兜剿而痛懲之。而該處現在并無大枝陸兵，僅有親王僧格林沁一軍而步隊太少，勞勩太久。其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萬餘人，則尙在運河以西。諭旨令劉銘傳徑赴直隸，則又須渡黃河以北，與吳棠所稱黃運之交者，均不相合。臣之愚見，以爲礮船扼住運河，賊無歸路，仍慮偪之北竄。似不如讓出運河之西，驅回皖豫之界，則剿辦較易爲力，而直東始可無虞。至於扼防黃河，似可不用礮船，但嚴檄州縣禁止船泊南岸，該逆卽難飛渡。如必須用礮船，則黃河之船與江船之式迥殊，南人弄船與北邊水性亦異，似宜由山東河南撫臣另造舡

板，分列黃運兩河，畿輔可永無捻匪之患。比之臣處派船北駛，轉運較便，調遣較靈，是否有當，恭候聖裁。——侍郎臣彭玉麟前於四月二十三日親率舡板兩營，駛赴清淮，與黃翼升共籌防剿。目下清淮軍事已鬆，東境又勢難兼顧。臣愚以爲彭玉麟、王翼升可不必溯流上駛，應以黃翼升留駐清江一路，而以彭玉麟回駐江西一路，會同孫長綬籌防叛勇及閩匪諸事。其劉銘傳一軍亦不必遽入直隸，宜剿賊於黃河以南，不宜聽賊渡黃，震驚畿輔。如蒙愈允，臣卽咨商彭玉麟由浦回江馳駐湖口，藉以鎮撫上游。并檄行劉銘傳暫留江皖，相機防剿。此又籌辦齊豫捻匪之大概也。臣智小謀大，精力日頹，髮捻未平而叛勇復起，兵力已弱，而事變紛乘。夙夜憂灼，不知所審，有當萬一否？所有疊奉諭旨飭辦各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陳明霆營餉絀情形片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再：提督鮑超盛營一軍，係咸豐六年冬間，胡林翼招練而成。在湖北剿賊四年，久稱勁旅。鄂省糧臺餉項，悉經發清。迨咸豐十年六月，臣忝任江督，調該軍赴徽剿賊。嗣後歸臣糧臺發餉，臣統帶亦歷四年。陸續欠該軍餉項，至百二十餘萬之多。連同治三年四月調霆軍援剿江西，咨明自五月以後，應歸江西糧臺發餉，并於十月間奏明在案。聞江西給餉亦少，窮窘難支。該軍積勞最久，立功

最多。平日本乏紀律，將卒以屢勝而驕，又以無餉而怨。又值統將回蜀之時，又有新疆遠征之苦，故赴川之八千人，臣早慮其潰散。會於三月十五日密奏一次。然臣慮其潰而滋事，猶不料其叛而爲寇。是否別有情節，尙須詳細訪查。至婁雲慶一軍，在閩鼓噪，則實係因飢生變，別無他故。臣先接該總兵三月二十五日來文，據稱：「該軍馬步二十餘營，日難半飽，暫令賣私馬充飢」等語。四月初九生變之後，又據該營幫辦致臣處委員書，亦稱閩省斗米千錢，江省餉項不繼，四月初九夜，左正左營史宗興部下勇丁不能忍飢，忽然譁譟，礮震數里。聲稱出關各營已在南昌發餉欠六箇月口糧，何獨我營如此缺餉，食粥不飽，必須撤回江西要餉。其詞似有忿激思亂之情。迨初十一等日譁謀三次，十二日行至武平拾獲勇丁揭帖一紙，中有云：復往江西地界必須安分守己，如有一人再鬧，我等衆人不依。其詞又有儆戒畏禍之意。大抵因飢生變，毫無疑義。臣擬留商孫長絨先撫上杭之飢軍，再辦金口之叛卒，聞孫長絨業已解銀六萬，中途迎交，或可不致決裂。惟是靈營欠餉多至百數十萬，其咎皆在徽臣不在江西，又臣明知靈營出關必將生變，乃不能於去冬奏請停調，直至三月始奏，釀成今日之禍，皆臣區畫不善，恩信不孚，咎無可辭。除俟金口兵潰原委詳查到日，再當據實奏明自請嚴處外，理合附片先行具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赴山東剿賊并陳萬難迅速情形摺

形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

奏爲遵旨前赴山東剿賊并瀝陳萬難迅速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銘傳暫行護理。」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等日，疊次上諭飭臣趕緊赴援保衛畿疆各等因。臣部署一切擬於月內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爲老營，派一良將駐紮濟甯，臣亦當親赴濟甯一帶察看形勢。惟魯格林沁以督師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焰。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即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爲我皇上縷晰陳之。一、臣自江南啓程，不能不酌帶楚勇數營，以資護衛。查臣部現有之勇，除劉連捷等新調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僅存十六營，人人思歸。三月間因御史朱鎮參奏諭旨飭令裁撤，當即宣示各營，飭將秦淮淤土挑竣，一律撤遣。此次聞有山東之行，各勇紛紛求歸，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議裁撤者十二營，北征者僅四營。又新募兩營，合三千人，作爲隨臣左右之親兵。此外惟劉松山甯國一軍相距較近，現已飛檄往調等

候。劉松山前來，如其部卒不願北征，臣亦不復相強。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做臣處之營制，而約束之。存楚師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李鴻章所部之淮勇，已稍習於北方矣。然尚專食稻米，不慣麥麵。若徐兗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數省到處相宜。臣鑒於金口叛兵之禍，不敢強楚勇以遠征。現僅劉銘傳、周盛波兩軍歸臣調遣，淮勇雖稱勁旅，人數尙少，不敷分撥，不得已，爲此迂緩之謀。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月，乃能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擒匪積年擄掠，戰馬極多，此次蒙古馬隊潰散，恐亦爲賊所得。現聞賊馬多至萬餘匹，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處昔亦有馬二千，除撥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餘皆撥交曾國荃、鮑超兩處。數月以來，其隸曾國荃、李榕部下者，業已全數遣散，其隸鮑超部下者，即係上杭飢餓之軍，尙未安撫。就緒劉銘傳一軍，添募馬隊，甫經李鴻章於三月間奏請出口買馬。臣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一帶採買戰馬千匹，約計往返程途，至速亦須三月，加以訓練，非再得兩月，斷難集事。若竟不佐以馬隊，而強驅步兵以當騎賊，雖有賁育之勇，亦將不戰自靡。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黃河天險，最爲可恃。防河之策，自爲目前第一要義。臣上次摺內，即擬由河南山東撫臣另造舢板戰船。現在事機尤緊，直隸、齊豫三省，均須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壯聲勢。據吳棠所奏江南之船，於黃河水性不合。與臣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應由該三省督撫悉心籌畫。

因地制宜。惟礮位一宗，北省較少，金陵存留尙多。臣擬撥礮三百尊，分濟三省，派船解至濟甯州。由該三省派船前來迎接。黃河水師辦成，畿輔可永無捻匪之患。其事雖緩，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難期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至劉銘傳一軍不宜遽入直隸，宜剿賊於黃河以南。臣於上次摺內陳明在案，節次寄諭，嚴催劉銘傳渡河，徑赴劉長佑軍營。果使於事有濟，自應設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縣、荷澤、鄆城等處，黃河南岸一片賊氛。若非節節掃蕩，焉能衝過北渡。若使遠避賊鋒，繞路行走，則上游須繞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繞至山東歷城、長清等處，非迂繞五六百里，不能逕行渡河。且該軍現在南岸，尙未遇賊一擊。若賊未北渡，而該軍先至北岸，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似於軍情地勢均未相宜。臣昨據劉銘傳來文，批令在魚臺縣附近運河之處駐紮。擬俟糧運稍有把握，再令進駐濟甯。正籌度間，接奉五月初三日寄諭，飭劉銘傳由金鄉、嘉祥一帶，黃河南岸，向西兜剿。又據國瑞來咨，亦欲劉銘傳在黃河南岸協剿。與臣暫不北渡之說相合。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盛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堵河北，該逆應難飛渡。不特劉銘傳目下不宜渡黃，也即將來事勢稍定，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查河北僅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尙少。河南有齊、豫、蘇、皖四省，近年捻患極多。據臣愚見，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齊、豫、蘇、皖四省，宜另籌追剿之師，不使馳援河北。蓋楚勇、淮勇，向例每日僅行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

逾旬日。若令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於奔命，賊則相去已遠，殊爲失策。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兵饑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誣謗，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若他人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而濟東、遼臨以北，力不逮矣。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而開、許、南、汝以西，力不逮矣。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穎、泗四郡，餘屬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從古四戰之場，歷年擒匪出沒最熟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成四省之巡撫，則汎地各有專屬，庶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此因

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徧顧各省者，又其一端也。——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山東之望援急於星火，而臣策戰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於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於擒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理合直陳芻蕘，備聖主之採擇。所有違旨督師剿賊，及滙陳萬難迅速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逐條訓示，謹奏。

請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片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

再：臣精力頹憊，不能再任艱鉅，業經五次具奏在案。近則衰態更增，說話至二十句，舌尖輒木，強塞澀，不能再說，以接見人客爲苦。前聞靈營金口潰變之信，憂心如焚，徹夜不寐，近聞賢王郅城殉節之信，彌加焦灼，寸心無故驚怖，更事愈久，心膽愈小。公事應了之件，積壓甚多，所部兵勇，除靈營及已撤者外，餘存尙近三萬，均屬強弩之末，不堪驅策。本日奏疏中所稱專力十三府州者，臣自問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惟有仰懇天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願以閑散人員，在營効力，不敢置身事外，忘盡瘁之大義，亦不敢久縮兵符。自知將致憤事，而不預爲一言，區區愚忱，伏乞聖慈垂鑒，訓示謹奏。

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成命摺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奏爲欽奉諭旨謹陳現在籌辦情形并懇收回成命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五月初九日將赴東剿賊萬難迅速情形專疏覆奏在案拜摺後欽奉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著歸曾國藩節制調遣如該地方文武有不遵調度者卽由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四日上諭飭臣刻日統帶親軍小隊輕騎就道兼程北上并以時值艱難申誠微臣不可意存謙抑仍辭節制三省之命致往返再有耽延各等因跪誦之下感悚莫名伏查注重徐州經營十三府州者將來剿擒之長策也先顧畿輔安定直東人心者目下應變之急圖也黃河當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佑列防之兵謂賊難以渡河者事理之常可以臆度也迅速而防兵太單賊多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渡河者軍情之變不可逆料也萬一賊竟北渡則臣前疏所言未免狃於常而忘於變明於將來而昧於目前正在籌思無策之際接准李鴻章來咨已派常鎮道潘鼎新統帶所部鼎字淮勇十營由輪船馳赴天津有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慰聖主之懷可以補微臣迂緩之過至劉銘傳一軍接該提督來文定於五

月初八日起程赴直臣查曹濟等處一片賊氛國瑞駐紮濟甯深恐孤軍受敵再有挫失因檄令劉銘傳先赴濟寧與國瑞會商進止如賊竟渡河北則該提督一軍應由東阿平陰一帶渡黃在於東昌境內迎剿若賊未渡河則仍應駐紮濟甯進剿鄆城一帶之賊有潘鼎新專駐河北之師以助劉長佑有劉銘傳可南可北之師以助國瑞目前局勢似已可保無虞臣到山東後卽當力擊曹濟之賊驅之西竄俟此次風波大定仍當回駐徐州就臣上次摺內所稱十三府州者扼要設防分道兜剿務使捻匪東出西沒皆不能出吾網羅之外庶幾彼勞我逸致人而不致於人是否有當伏候聖裁惟節制直東河南三省則微臣不敢拜此寵命臣以非材忝司兵柄江南廳立寸功皆諸將艱難百戰而成臣并未躬冒矢石頻叨懋賞抱慚已久今則精力衰頹公事廢弛心神則無故驚怖多言則舌端蹇澀自問蒲柳之姿萬難再膺艱鉅卽久駐徐州專辦十三府州捻匪亦自度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前疏請另簡督辦大臣而臣以閒散人員效力其間尙未奉到批旨更何敢肩荷非常節制三省惟有籲懇天恩收回成命俾臣稍安愚拙之分不爲衆責所歸感戴鴻慈曷其有極至直東河南三省軍事凡臣思慮所能及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隸獨處河北除此次宜集各路之兵急援畿輔外嗣後應責成該省總督另籌防兵不可調南岸之師往來渡黃疲於奔命河南山東兩省除豫之歸陳齊之竟沂曹濟另由大臣督辦外其餘各屬應責成兩省巡撫另籌

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師追逐千里，永無歸宿。臣前疏已略陳梗概，茲更反覆申明，不特微臣難勝鉅任，即才力十倍於臣者，籌辦此賊，似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區區愚誠，伏乞俯加采納。臣急欲啓程，因撤勇之遣資，征兵之途費，需銀十餘萬，尙未措齊。而水陸各軍，留於江皖者，經手事件極多，必待李鴻章到甯後，一面爲交代，頭緒乃可清晰。除續行具奏外，所有現辦情形，及滙陳下悃各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調李鶴章辦理營務片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再：臣此次馳赴山東，隨帶楚勇無多，所有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等四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臣擬帶甘涼道李鴻章前往總理營務處，庶幾上下交孚，呼應又靈。惟該員抱病已久，前在江蘇統領湘淮各軍，於攻克太倉時，屢受槍傷，未及醫治收口，一有焦勞，即流膿血，且久居棚帳，積受寒溼漏疾，日劇不能鞍馬。上年九月奉旨簡授甘涼道，缺因臣將有皖楚之行，檄調淮軍渡江剿捻，札飭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未能赴任。本年二月中旬，該員寒熱交作，舊傷血流小止，漏核瘡大，困憊異常。即經具稟，臣處請代奏開缺調理。臣以李氏兄弟所向有功，不赴甘肅，迹涉規避。雖經批准，尙未代爲陳奏。此次臣帶李

鶴章北征，擬令隨臣左右調護贊襄，不使常履行間衝鋒陷陣，倘或傷疾并發，准其隨時離營醫治，以示體卹。惟淮勇剿捻，非年餘所能速了。而李鶴章之病，亦非數月所能速痊。合無仰懇天恩，准開李鶴章甘涼道本缺，俾該員有調養之便，而臣亦收指臂之效。實屬兩有裨益。又查李鴻章之季弟候選郎中李昭慶，英毅穩練，亞於諸兄，將來亦可獨當一面。臣擬在徐州添募馬步各隊，將楚勇淮勇之風氣推而行之北方，暗收中原梟悍之徒，變爲國家干城之士。李昭慶似可勝訓練之任，并懇天恩，飭下李鴻章令李昭慶即赴臣營差遣，於治軍必有成效。二者如均蒙俞允，所遺甘涼道一缺，應請旨另賜簡散，以重職守。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恭報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摺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奏爲恭報微臣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仰祈聖鑒事。竊臣疊奉諭旨，飭赴山東剿賊。遵將籌辦調派各情形，於初九十三等日兩次縷陳在案。連日料簡諸務，於奏撤金陵十二營外，續撤三營，僅存舊勇一營，仍在所撤各勇中，選募數營，湊成三千人之數。另調甯國劉松山一軍，均由金陵陸行，以達清江。又調壽州易開俊一軍，由臨淮北行，以達徐州。頃接張樹聲來稟，曹州捻黨已由徐州回竄皖境，又接劉銘傳來文，濟甯捻黨亦將由徐州西竄皖